

谨以此书献给伟大祖国60年大庆

心囟／著

医生有话要说

硬刀子软刀子

一个好医生
需要更有爱心

 安徽文艺出版社

谨以此书献给伟大祖国60年大庆

硬刀子软刀子

心 鹵 / 著

医生有话要说
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硬刀子 软刀子 / 心囟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08.11

ISBN 978-7-5396-3041-0

I. 硬… II. 心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13189 号

硬刀子 软刀子

心 囟 著

责任编辑: 凌 敏

出 版: 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圣泉路 1118 号)

邮政编码: 230071

网 址: www.awpub.com

发 行: 安徽文艺出版社

印 刷: 河北省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19

字 数: 340,000

版 次: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0,000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96-3041-0

定 价: 32.0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医生

普普通通的老百姓
他有和常人一样的喜怒哀乐
他摆脱不掉不期而遇的各种苦辣酸甜
他无可回避地尝试着人生的悲欢离合
他时时下意识地在人群里实习着低劣的跳跃腾挪
试图免遭五彩缤纷、千丝万缕的蛛丝束缚和折磨

医生

你不是神仙，更不是救世主
你仅仅是个略通医道的仆人
服侍着上苍分派到你面前的各种各样受疾病折磨的难弟难哥
你可以施展那有限的法术
来驱赶难兄难弟们缠身附体的病魔
你也只能期待着他们自身的生命力去完成最终的复活

医生

我终生的职业
我懂得什么是医生吗？似懂非懂
我做了一辈子医生，才算明白了一个道理

.....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千里之行	1
第二章	一叶知秋	48
第三章	苦寒梅香	96
第四章	诺亚方舟	121
第五章	山重水复	201
第六章	海阔天空	252

第一章 千里之行

〔1〕

日本鬼子占领北平的第四个年头，我刚上初二，姐姐纪南玢突然对我说：“南珂，你不能去上学了。”我吃惊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姐姐悄悄地说：“咱们要离开北平。”“去哪儿？”“去陕西找爸爸，和妈一起去。”“那么远，怎么去？”“别嚷，是逃难，有人偷着带咱们走。”

爸爸是在北平沦陷那年，随着北平几所大学的搬迁，在鬼子进城之前转移到陕南的。城固县已建立了西北联合大学，爸爸在大学教书，把住处安顿好了以后，捎信给我们叫我们去那里团聚。在领路人的安排下，我们这些家属分批从北平乘火车到徐州。

从徐州改乘汽车到河南商丘，一路上路不平，车速慢，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司机，那个日本鬼子极其野蛮。先是不许男人上车，连我这个年纪的男孩也不许上，开车拉着上了车的十几个妇女冲出大门，妈妈和姐姐在车上使劲喊叫：“还有人没上来，还有人……”车开出去老远老远才停了下来。男人们拼命追赶，我跑在最前面，追到车门前，正要跨上去，未料到鬼子司机一脚踹在我的胸前，我仰面朝天，跌倒在地，半晌喘不过气来。鬼子还在不停地喷吐着脏话，男人们全都愣住了神。突然，从车上跑下来一个和我个头差不多的孩子，到我跟前看了我一眼，转身骂道：“坏蛋！是人吗？”紧跟着又下来一位中年妇女，急忙用手捂住了孩子的嘴。姐姐和妈妈也紧跟着下了车，一起把我扶起来。那孩子打头，把我弄上了车。其他人才相继上了车，但没有一个人再吭声。妈妈用手摩挲着我的前胸，低声问我还疼吗，我没回答，只在心里想着，日本鬼子，非宰了你不可。

缓过劲来以后，就想到了那个孩子，我只看见那孩子留着短发，别的什么也没看清楚。听口音是北平人，像是女孩。想弄个究竟，但人家坐在前几排，只见得着后脑勺。几个小时后，到达商丘。姐姐本想下车后，向那孩子和中年妇女道个谢。我当然更想知道那孩子什么长相，男孩还是女孩。可惜，下车后就见不到人影了。

住进一个破破烂烂的店家，这才见到了领路人。原来是位挺泼辣的大妈，后脑梳着个纂，一边嗑着瓜子，一边和人打着招呼。冲着大伙说：“到

这儿我就到站了，再往后就得各奔东西啦。隔壁是车铺，独轮车，自个儿雇去吧。”有人问：“可靠吗？”“老实着哪，还便宜。”

山上无老虎，猴子充大王，到了这节骨眼上，只有我这个男子汉出面了。车夫的确很实在，大人孩子一样对待，没坑人。车夫先打好招呼：要花五六天的时间才能到漯河，独轮车只拉行李，人跟着走。让人担心的是妈妈的一双解放脚，走得动吗？当妈的也不得不横下一条心，没有任何退路。

走出没多远，就进了黄泛区。为了阻挡日本鬼子，蒋介石下令掘开了花园口黄河，淹没了河南大片土地。泛区内片片汪洋，点缀着几处屋顶和残存的树梢，只有窄窄的土岗子可以行走，独轮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摇摇摆摆，摆摆摇摇，全靠着车把势的两只粗壮的胳膊找平衡。即使如此，我们母子三人也是紧追慢赶，才勉勉强强没走丢。尽管是冬天，照样大汗淋漓。夜宿日行，走到第四天，居然迈过了这第一道坎，上了公路。远处是一条几十米宽的河流，是当时的国军和鬼子军的分界线。连通两岸的木桥是老百姓往来的唯一途径。离交界处大约一里地，公路上一辆自行车突然飞驰而来，刹车拦住了去路。一个短打扮的男子神气活现地摆了一下手，示意我们停下来，告诉我们前面就是日本岗哨，不准带的东西要没收。他先检查一遍，免得找麻烦。此时我想充老大也没用，只好由他折腾。此人先从妈妈身上搜去了几块大洋，又要搜姐姐的身。正在千钧一发之际，突然从后面传过来一声尖吼：“来人哪，有强盗！”那家伙看见不远处正有七八个人结队走过来，就匆忙骑上车一溜烟没影了。我又见到了那个留着短发的孩子，刚才那嗓子显然就是她喊的。

这队人走近了，妈妈和姐姐很难为情地向他们道了谢，我则乘机打量了几眼那孩子。个头比我稍矮，眉目清秀。没错，是个女孩。我本想去和她打个招呼，没料到她竟扬起了头，只当没看见。算了，别找没趣，记住就是了。她穿着一件对襟短棉袄，黑色的，挺特别。女孩子哪有穿这号衣服的？直到后来上了高中，我才弄明白为什么。

从漯河往北再往西，又坐了两天的汽车才到达洛阳。途经龙门石窟，居然让我们下车浏览了一番。姐姐说，就算是对我们前些天受苦受累、担惊受怕的一点补偿。我可是没感到半点安慰，一群一群的石头佛像，有的没了胳膊，有的没了脑袋，有的被挖掉了眼睛，有什么好看的，真不如来碗面条得劲儿。一边跟着大伙走，一边又想起来那个女孩。像是个谜，总想要去解开。

从洛阳坐火车到西安，搭上棉纺厂的货车继续南行。我独自坐在车顶上，抗风雪，挺严寒，忍饥饿，禁便溺，居然一气儿扛过了双十铺。到了打

尖的时候，是铺子里的伙计把我抬下的车，舌头都短了。

过了秦岭，一脉平川，骄阳高照，瞬间冬去春来。汽车加大了马力，直奔褒城，父亲就在那里接我们。我猜想，父亲的第一句话一定是，长这么高了。那当然，四年多了，已经和妈妈一样高了。父亲是在褒城的土城城门外接到我们的，不过是先和母亲、姐姐说的话：“真难为你们，平安到了就好。”然后才轮到了我，但也没注意到我的个头儿，只是说：“南珂还懂事吧？”我可窝囊透了，这一路上当家做主，哪件事少得了我，还问我懂不懂事？真够可以的！还是当妈的懂得儿子，用手在我头上比了比，说：“你看，都和我一样高了。这一路上还幸亏有了他。”当爸的这才接茬儿说：“见世面嘛，经一事，长一智。”我毫不客气地纠正道：“是吃一堑，长一智。”父亲说：“好好好，吃一堑。我现在就让你长一智，好吗？”我点点头。父亲问我：“你知道这褒城是什么所在吗？”我又摇摇头。父亲说：“这就是诸葛亮抚琴智退司马懿的那座西城。”我看看这座破烂不堪的土城，想象不出孔明在破城上怎么弹的琴，那些老军们倒是满搭配的。我又不经意地摇了摇头。父亲说：“别怀旧了，赶紧回家吧。”

换了长途车，向南经过汉中再向东，终于在傍晚时分抵达终点——我们在陕南的家。

黄泥为墙草为瓦，一排三间新房在村子里挺显眼。这不就是农村嘛，大学在哪里？父亲告诉我们：大学在城固县城外西北郊，住家又在大学的西北赵家村。房主五十多岁，人家叫他老魁叔，是个富农。父亲出钱，在老魁家的地上盖起三间房，产权归他，他当然高兴。我所关心的是上什么中学，在哪儿？原来师范大学附中也迁来了，在县城的东南，汉江北岸。正和我家大吊角，一个来回要走上小三十里。父亲联系好了，到附中插班。校长大人开恩，优待从沦陷区来的，特批同意插班，但只能旁听，不计学籍。管它三七二十一，师大附中嘛，就是牛，上！

〔2〕

同学多半是外地生，也有不少北平人，有的是可聊的。他们特别关心北平被日本鬼子占领后的情况。我就专拣“得意”的事情讲，什么出鬼子教员的洋相啦，鬼子组织群众在公园开庆祝会，集体溜号啦，在胡同里报复高丽棒子学生啦这个那个的，就是不提被鬼子司机踹了一脚的事。吃饭军事化，操场上整整齐齐地排着一桶一桶的饭和菜，小米饭喷鼻香，熬萝卜可就不那么有诱惑力了。住校是大通铺，上下两层，一屋满满当当的，足有二十几口子，

住上几天，脚臭也就习以为常了。一个月以后，倒霉的事情终于轮到我头上：染上了疥疮。最初只在腿根部，很快就遍布全身，奇痒无比。每天晚上要花上个把钟头自我治疗，用棉棍蘸上药往疥疮里一个洞、一个洞地涂抹。坚持了两个多月，好不容易结束战斗，又出现了新情况。半夜里突然感到下面有动静，糟糕，好像有东西出来。用手去摸，碰到什么软乎乎、黏糊糊的玩意儿，拉出来一看，是条曲里拐弯的蛔虫。我匆忙跑到屋外，扔掉蛔虫，一恶心，又从嘴里吐出来一条。再也不敢住校了，从此，走读，带午饭。每天来回俩小时，下雨天戴斗笠、穿草鞋，倒练出来一副铁脚板。运动会上还拿了个竞走冠军。中午跳进汉江游上几个“横渡”，身体倒是强壮多了，可回家就想睡觉。初中结业，没拿到毕业证书。妈妈心疼我，我再也不愿意继续当旁听生了，索性转校，转到民办的一所中学，离家近得多，教师有不少来自联大。

进了高一甲班，还是有一多半外地人，班长是女生，也说一口北平话，听着耳熟，看着眼生。刘海头盖住了眉毛，面颊上一边一个大酒窝，特别显眼。个头不矮，顶多比我差一寸。头一天见了我，打了个招呼，说：“我叫郁晨，欢迎你来高一甲班。”脸上半点笑容也不带，让人觉得有点生硬。接着又说：“这班是优良生班，全校独一无二，希望你能和大家一起同心同德，保持荣誉。”听了这话，真让人不舒服，打的哪门子预防针！骑驴看账本，我就不信比不过你。从此，憋足了劲，不管是文科、理科的功课，还是音乐体育，我专门和班长比试。第一次考试下来，我还真吃了瘪子，只有几何一门课比她分高。不服！瞧下回的。

冬天到了，学校宣布同学一律穿制服，学校给做，每人交五元，只收大洋。还拿来一件样品给大家看：四个兜，四个盖。全班同学都哄起来了：

“从来没穿过制服，不穿。”“收大洋，发财呀。”“学校发制服，不发不穿。”“连夏天都没穿，冬天为什么要穿？”“什么制服，这是军服。”众说纷纭。我也挺恼火：“谁家里有闲钱做棉制服，不做！”觉得自己从大城市来的，什么世面没见过。只看见班长纹丝不动，一言不发，什么意思？我索性挑了个头，站起来问大家：“有同意做的没有？”“没有！”齐刷刷异口同声。“那好，我去找训育主任说。”

我刚站起来往外走，突然一声断喝：“站住！”班长发话了。“你不让我去找训育主任？”我有点对着干的意思。“找也轮不上你去。”班长没留下商量的余地。还没等我接茬，又冲着同学们说：“大家回去和家长说说，看你们家长什么意见。今天已经放学了，明天来了再说。”噢的一声，大家

一哄而散，剩下我孤零零地站着发愣。班长走到门口又回头冲我说：“愣着干吗，明天见。”咦——真新鲜，一个个全听班长的，哪儿来那么大的号召力？且看明天这戏怎么往下唱吧。

第二天，班长一露面，就让我大吃一惊。郁晨换上了一件黑色的对襟短棉袄，刘海头也改成了分头，露出来一双秀丽的蛾眉。就是她，就是在徐州骂日本鬼子的那孩子。可是那会儿没见她有酒窝呀，也许那时没注意。班长已经发觉到我的诧异，走过来再次和我握了握手，说：“又见面了，对吧？”这次微微露出点儿笑容，酒窝更明显了。“那个什么……”我有些慌神，不知道说些什么好。郁晨没接着欣赏我的窘态，转身上了讲台，乘着老师没来之前，问大家：“家长怎么说，有愿意做的吗？”只有两个同学举了手。郁晨示意把手放下，说：“知道了。”

趁课间休息的间隙，郁晨去找训育主任谈话，同学们呼啦一下子围到训育处窗下偷听。

“我问过班上的同学，只有两个同学的家长同意做制服。”

“那怎么行，都得做，每个人都得做。”训育主任脸色不大好看。

“不好强迫吧？”班长开始顶牛。

“就得强迫。是不是有人煽动来着？”

“没有！”

“嗯？那个新来的，叫什么来着？——纪南珂。他说什么来着？”

“是我领着同学讨论的，我是班长，我当然有责任，也有这份权力！”班长顶住了就不松劲。

“你的责任是说服大家，不买就是你班长没尽到责任。”

“班长的责任就是组织好同学完成学业。我们班是全校独一无二的优秀班，你认为我没尽到责任，你撤我的班长好了。”郁晨转身就走。

“回来，你牛什么牛。你当我不敢撤你？”训育主任开始慢撒气。

郁晨不紧不慢地说：“要不要我给你推荐一位新班长？纪南珂怎么样？”窗外一片哄笑。“谁在外面？走开走开！”训育主任有些恼羞成怒，又无可奈何。郁晨却步步紧逼：“你要是不想要这个班，就找三毛来当班长，不也能凑合吗？”外面又是一片哄笑，不过已经不在窗下了。“行啦，行啦，你说说大家为什么不肯买。穿上制服不精神吗？事关校容，学生难道不该支持吗？”训育主任开始大撒气。

“你以为每家都那么趁钱吗？现在什么时期，抗战！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有钱就该为抗战作贡献，干吗花在穿衣服上？”窗外竟有人叫起了好，

跟着又鼓起了掌。

“好好好，再说再说。”训育主任彻底撒了气。

“要不这么着吧：愿意买的买，爱怎么穿就怎么穿。”郁晨赏给训育主任一个挺难受的台阶下。临出门，又拍拍自己的黑对襟棉袄，说：“我这就挺好。”

一周后，学校公布了一条处分布告：“高一甲班学生纪南珂在校聚众闹事，严重违反校规，记大过两次、小过两次，以敬效尤。”大概是想挽回点训育主任的面子。布告上还把“敝”错写成了“敬”。我也懒得去在敬字旁加上个立人，既然训育主任要敬效尤，步我后尘者必有人在，有何不好。

郁晨可并未撤下我不管，把我拉到教室最后一排，问我：“你服吗？”“有什么服不服的。”“在乎吗？”“不就是差一步开除吗，我该干吗干吗。”

“这是杀鸡给猴看，学校会开除你才怪。舍得吗，还得靠你给学校争荣誉哪。什么运动会啦，歌咏比赛啦，数学比赛啦，缺不了你。”

其实，我并不在意这个大过小过的，而是奇怪：郁晨又穿上了黑色对襟棉袄，意味着什么？仅仅是为了让我能认出她来？不会那么简单。我试探着问了一句：“你喜欢穿黑棉袄？”“问这干吗？”“我随便问一句。”看起来还真有什么典故。过了一阵子，我又借机提到对襟棉袄的事。郁晨说：“你是非要刨根问底不可？”我说：“有些好奇就是了。”

郁晨十分庄重地告诉我：“我父亲牺牲的时候，穿的就是一件黑色的对襟棉袄。”“牺牲？”“在北平印发传单揭露日本的罪行，被鬼子打死了。”

“噢，对不起，我不该惹你伤心的。”

郁晨愤愤地说：“伤心？我早就伤透了心。我恨！母亲特意给我缝的同样的黑棉袄，每当我认为必要的时候，就穿上它，提醒自己。”

不久前我曾和郁晨聊起过在北平时我自鸣得意的那些事。我故意把日文片假名中アィウエオ中的ア字错写成死尸的尸，恶心鬼子教员。鬼子气得嗷嗷叫，同学在底下哈哈笑。郁晨听后，露出了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，让我不舒服。现在总算明白了：我干的不过是些猴把戏，成不了气候。郁晨的爸爸，那才是男子汉，好样的。

郁晨还告诉我：她母亲也帮着印过传单，父亲牺牲后，在北平待不下去了，才逃难出来，找她原来工作过的北平大学，又回到中文系教书。

从此，我和郁晨成了好朋友，两个人一面较着劲，比谁功课棒，一面又有

事好商量，互相出主意。各门功课，不是我拿第一，就是她拿第一，唯独语文，郁晨老是独占鳌头。开始，白话文比不过她，我就改写文言文。不料想她也改写文言文，我还是不如她，只好甘拜下风。同学们选我当副班长，管他什么记过不记过，我更可以名正言顺地帮她干活了。风言风语传开了，说郁晨喜欢上了纪南珂，不过，传言都是善意的，说什么：本来俩人就挺般配的。其实，天知道。郁晨根本就看不上我，我向她炫耀“出日本教员洋相”那件事，就是个例子。她不但并不以为然，反而嗤之以鼻。居然说：“要是我，就努力学，学好了再用它来对付鬼子。”不过，听到她说起夜里跟着父亲贴传单的故事，我还真受感动。对学校里一些事情的看法，她也比我成熟得多，一再提醒我：除了学习，不要卷入任何不相干的瓜葛中去。我逐渐理智地把自己定了位：在郁晨眼里，我只是个比较热情、单纯、涉世不深的准成年人。虽然我比郁晨大一两岁，但我却觉得她该是我的姐姐。我还感觉到：郁晨幼年时期一定有过什么坎坷的经历，她不愿意讲出来，必有其苦衷。我和郁晨并未达到无话不谈的份儿上。

〔3〕

高中往往是确定人一生命运的重要阶段，兴趣、理想逐渐成型。我并未对生物、化学之类的课程情有独钟，只想着门门功课都是基础，都该学好。偶然的一次机会，让我对生命产生了神秘感，引发了特殊的兴趣。

高二那年，大概是元宵节，晚上，赵家村祭祀“笼笼神”。搞不清是何方神仙，当什么差，食不食人间烟火。赵老魁找到我家，请我在一张大红纸上写了“笼笼神”三个斗大的字，供在他家条案中央。老魁一家人趴在地下连叩了三个响头，口中还念念有词。叩罢，又将一卷黄纸点燃，交到长工手里。杠娃是赵老魁家唯一的一名长工，大约三十几岁，全身肌肉一疙瘩一疙瘩的，火光照耀下，黑中透红，锃光瓦亮。杠娃接过“火把”，走出院门，将火把往上一举，一群孩子哇哇叫着围了上来。杠娃等烧着的火把燃尽，抄起一把镢头，撒腿就顺着田埂跑了开去，孩子们紧追不舍，边追边叫喊。我对这样的火暴场面焉能放过，当机立断，和那群孩子一样又跑又叫。杠娃跑得飞快，跑到一块空场地，突然停了下来，两眼发直，扔下镢头，直挺挺地腾空而起，啪的一声，平拍到地上，仰面躺着，纹丝不动。我本能地蹲了下来，望着杠娃的面孔，见他眼睛瞪得大大的，还在呼吸。孩子们照样吼叫着。几分钟之后，杠娃又突然一跃而起，拾起镢头，向另一条田埂飞奔而去，到了另一块场地，照样平摔在地上，接着又是一跃而起。如此反复三

遍，才跑回老魁家门口，放下镢头，静静地坐在一块大磨盘上，连大气都不喘一口。我对着杠娃仔仔细细看了半天，人是清醒的，气是均匀的，没看出什么特别的来。试着问杠娃：“疼吗？”杠娃摇摇头，再问：“累吗？”还是摇摇头。次日白天，杠娃照样一如既往地干着活。我又问他前一天晚上的事，他仍然摇了摇头。我把情节描述了一番，他只说了一句：“记不得。”

到了学校，跟郁晨讲了我的见闻，她也十分惊奇，而且认为不可能。问我是不是有什么细节没看清楚，甚至漏过了。我又去问生物老师，老师嘲笑我说：“你不是老花眼吧，要不就是你瞎编的。”

不管谁怎么说，怎么认为，反正我是亲眼所见。人真是个谜，可能有更多更多的新鲜事还没见过，或者根本就见不到。就凭我所学的这丁点知识，顶个屁用。从这时起，我对生命之谜越来越感兴趣。对人是怎么活着、怎么死去，不由得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猜想。

半年后，抗战胜利之际的一件事，才催生了我当医生的念头。

〔4〕

1945年秋天，传来抗战胜利的消息，大家欣喜若狂，一家人都在向往着早点回到北平。突然有一天，父亲一头倒在了地上。全家人慌了神，七手八脚地把父亲抬到床上，又是叫，又是喂水，谁都不知道该做什么才管事。好不容易父亲喘了一口长气。大家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，总算还活着，但却再也看不到更多的起色。

“找大夫，找大夫！”姐姐提醒了大家。

找哪位大夫？那个时期，在小小的县城里，哪里有什么现成的大夫。倒是几位也是从北平来的大夫，在那里开业，但住得都很远。

“去请唐大夫，快！”

“我去！”我最年轻，舍我其谁！

我家住在县城的西北郊，而唐大夫家在城里的西南角，少说也有小十里路。那时我别的不懂，至少懂得抢时间的重要性。上初中时，从住家到学校，要从西北郊穿过县城，到东南郊。为了赶时间，我经常全程跑步。这次请唐大夫，正好发挥了我的长处。

一进唐大夫的家门，立刻被一副乱七八糟的景象惊呆了。原来整整齐齐、干干净净的诊室像是经过了一场浩劫，面目全非。我吼了一声：“唐大夫。”

“你，你怎么了？”唐大夫吃惊地问。原来唐大夫就站在我身后。

“唐大夫，您还看病吗？”

“你有病？”

“不，不是我。是爸爸病了。”

“怎么不好？”

“他不省人事了。”

唐大夫从里屋提起一个皮包，就冲出门去。

“那您这一屋子……”

“快走！”唐大夫看都不看我，大踏步走去。我赶紧追上前夺过皮包，替他提着。

“他到底怎么得的病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是不是听到抗战胜利以后突然发生的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什么不知道，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”唐大夫粗声粗气地说，显然是生气了。不，主要是着急。

唐大夫和我父亲是老朋友，好像在北平就认识。在城固也到我家来过。脾气并不急，说话也很平和。他现在显得如此之急，自然是担心父亲的病。哦，对了，没准是他们家出了什么事，要不家里怎么会那么乱！

“唐大夫，您家里……”我讨好似地探询着。其实我也真的挺担心唐大夫家，千万别出什么麻烦。

唐大夫理也不理，还是在急行军，边走边问。

“你爸这几天有什么不舒服没有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说过头痛没有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血压高不高？”

还没等我回答，唐大夫又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咳，问你也白问。”

唐大夫无奈地闭上了嘴，只听到他呼哧呼哧地大喘着气，全身心地和时间赛跑。我一直想说些什么，来打破这种尴尬。忽然又想起了我所惦记的，而且急于想知道的那件事。

“您上我们家，伯母知道吗？”我提了一个他不得不答的话头。

“知道知道。”

“您家里到底是……”刚一开口，立刻咽了回去。幸亏没问，不然，他

准会教训我：“少管别人的事，多关心点自己家里的事。”干脆，我也三缄其口，专心赶路。

我比他走得还快，本想先赶到家，告诉家里唐大夫接到了，作个准备。

“回来，跑什么。”

我只好和他并驾齐驱，按照他的步伐急行军。

“你几年级了？”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提问。

“高二。”

“学过生理课吗？”

“学过。”

“知道心脏和血管系统吗？”

“知道。”

“血怎么流到脑子里去的？”

“心脏收缩，把血挤到脑子里去的。”

“要是脑子里的血管破了呢？”

天哪！他是不是怀疑爸爸脑子里的血管破了？

“那怎么办？能要命吗？”

“我要问清了病情，做完检查，才能下诊断。”

“什么人才会得这种可怕的病？”

“你爸爸有高血压，知道吗？有高血压的人，血管往往很脆，很容易破。”

“我不知道他有高血压，怎么才能知道？”

“家里应该有人懂得些医学常识，你——不想将来当一名大夫？”那个你字拖得很长。

“我？”毫无思想准备的我被他点拨得心里七上八下。

转眼间，已经到了家。

一进家门，唐大夫立刻向母亲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。我急着要去解手，没听清唐大夫问的是不是还是那些问题，但更要紧的是我想听听母亲都说些什么。当我回来时，唐大夫已经在给爸爸做检查。他数过脉搏，量过血压，然后拿出一只小手电在爸爸的眼前晃了几晃，又拿出一个很精致的小锤子，在爸爸的胳膊上、腿上敲来敲去。紧跟着又拿出一只像喇叭似的玩意儿，一头放在爸爸的胸上，自己把耳朵贴近另一头，好像在听什么。听完前胸，又听后背。听完后背，又听肚子。真奇怪，肚子有什么好听的！

听完了居然还用手在肚子上敲半天，姿势还挺特别，左手贴在肚皮上，右手一个手指敲他自己的左手指头。老天爷，他还要折腾多久？为什么不赶紧治病？

唐大夫终于直起了身子，盯着妈妈的眼睛说：“中风，中风。”

“中风？”其实妈妈和姐姐对这个名词并不陌生，而且也估计到了。但当从唐大夫嘴里吐出这两个字的时候，分量可就大不一样了。是判决！

“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。”唐大夫赶紧做了个双手向下压的姿势，企图缓和这种紧张气氛。

“看样子不算严重，先打一针，再导个尿。”

打完了针，唐大夫用镊子夹着一根细细的、长长的橡皮管，从父亲的尿道口慢慢地送了进去。哗的一下，尿流出来了，那么多！简直不可思议！唐大夫怎么知道存了那么多的尿，又是怎么一插一个准。我怎么学了生理也不懂？我大概笨到了家。学医？我能学会？天知道！

不到四岁的小侄子一头撞了进来，看见屋里一大堆人，乱哄哄的，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还是姐姐比较镇静，连忙招呼嫂嫂把侄子哄了出去。

“给他留些吃的药，按顿吃。现在最要紧的是安静，不要惊动他。要是好的话，一两天可能醒得过来。”

“那可太好了，阿弥陀佛。幸亏您那么快就赶来了，真是天保佑。”就好像一下子雨过天晴，母亲的心气好多了。

“我得赶紧回去了，有什么情况叫小珂去找我，他跑得快。”唐大夫临走给了我一点点肯定。

“小珂，把唐大夫的车推过来。”

“没骑车。”

“怎么，走来的？”母亲大为吃惊，但更多的是很过意不去。

“跑来的。”我又刻意地渲染了一下，也许是想报答刚才唐大夫对我的肯定。

“车让孩子骑走了。”

“小珂，送伯伯回去，提好了皮包。”姐姐及时提醒我。

自然，我早已做好了送唐大夫回去的准备。一则可以接着谈来时的话题——当大夫，二则还是想弄清楚唐大夫家到底怎么了？他不是也疾驰火燎地要回家吗？

“不用了。”唐大夫婉言拒绝。

我提着皮包就向外走。

“回去！照顾你爸去！”唐大夫拿了皮包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不出唐大夫所料，父亲果然醒过来了。就在第二天早晨，母亲忙着给父亲擦澡的时候，父亲睁开了眼，嘴里乌里乌涂不知道说的是什么，把母亲吓了一跳。

“南玢，快来，听听你爸说的是什么。”母亲急忙叫姐姐来帮忙。

“爸爸，爸爸。”姐姐试着唤醒还在迷里马虎的父亲。父亲仍在不停地发出无人能懂得的“外国话”。

母亲用调羹把水一次又一次地往父亲嘴里灌。

“谢谢，谢谢。”突然，父亲清清楚楚、正确无误地表达了他的礼貌。

母亲激动得一个劲地说：“好了，好了。”接着又一勺一勺地往父亲嘴里送。

“不客气，不客气。”

我不识时务地，但又无法控制地笑了起来。

“好笑，好笑。”天哪！父亲又能听得到，又能理解，我满以为父亲真的清醒了。其实，谈何容易。父亲又继续一阵子闷头大睡，一阵子信口开河。全家又担心起来，难道这就算治好了吗？要不要再把唐大夫找回来？幸亏父亲还能吃能喝，而且居然放了两个屁。

“还好，还好，上下都通，一通百通。”母亲似乎还懂得些老医道。

于是，在姐姐的指挥下，做了全面的安排：设法通知不在身边的哥哥；到大学找管事的说明情况，主要是请人帮忙；家里排了个班，轮流看护父亲。嫂嫂要照顾孩子，而且不方便，所以只有母亲、姐姐和我。姐姐还略微懂得点如何护理病人。母亲自有她一套老门道：除去喂饮食、清洁身体以外，还不时掐掐父亲的上嘴唇，压压脑门，敲敲手腕。她说这是穴位，能帮人醒过来的。我呢？自然是边学边卖。有时困极了，就趴在父亲床边上迷糊迷糊。就这样一天、两天过去了。父亲好像在渐入佳境，醒的时间变长了些，说的话清楚了些，别人对他讲话，他也能有对得上茬的反应。

第三天，唐大夫自己骑着车来了。迈进门槛就问：“怎么样，全醒过来了吗？”

“好多了。”大家几乎是异口同声，对唐大夫的不请自来欣喜若狂，感激涕零。

“纪教授，认得我吗？”

父亲睁开了眼，笑了笑，不过嘴有点歪。

“很好，跟着我说好吗？……说一，一，一。”